

飢餓的咆哮



紹

江蒲

風雨

海風詩歌小品輯外叢書之一



飢餓的咆哮

一九三六，十，廿，出版
實價洋二角五分

著者

江岳浪

出版者

海風詩歌小品社

印刷者

吳興現代印務局

總經售

上海愛多亞路五二三號
上海聯合出版社

路工之歌的作者不斷的寫作中，除短篇詩作業已又積下不少可以成集以外，這一本長詩又在不倦的修改中頻於上梓的境地：在復興期的新詩歌界中，光是就配合了新近所提倡的「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一項，作者便有了不可磨滅的意義。

不斷的寫作，不斷的學習，這最是我們新詩人所要採取的態度。

在這裏，也許大家會來一個反駁說：誠然我們應該不斷的去寫作，去學習，却不一定出版。

而事實上，這個反駁是非常有理，我們委實也不希望把粗製濫造的作品拿來呈現在大眾的眼底。——敢拿出東西來給大家求指教。我們必得負起值得或不值得大

家花錢而且花時間的職責。爲是我們甘願接受大家的最嚴厲的批判。

說到這裏，我先代大家提出一個「問」：「飢餓的咆哮」值得不值得出版？

好幾個月前路工之歌的作者便把這一冊長詩的草稿爲我寄來，說是要我替他發表

一點意見。并且他還附帶了一個要求，要我快一點，理由是工友們爲他的寫成及出版而熱望養。直到現在，兩三度的寄遞，數月間的時期的拖延，即使是我，也幾乎可以想像得到那些人們的渴望的眼睛。

假如你曉得只有他曾爲他們留下了一些他們的心聲，只有他曾爲他們的生活表現。歌唱得這麼具體。你就不難臆測到，當他們正式看到或聽到這些「原是他們的心聲」的心聲時之情趣，而同時，你必然曉得，書中之淺顯處，甚至即別人之所謂露「骨」處，也必然即是他們之所最歡迎的所在。

在這個地方，我們便自然的地解答了上述的「問」題——「饑餓的咆哮」不僅值得出版，而且甚至還附帶有重大的意義。

一如我們所知，技巧不能於遠離大衆，這冊詩集中決不是沒有技巧，然而其好處却正是沒有有閒詩人晦澀和難懂。作者不僅已把詩中的故事表現得有頭有緒，作者甚至還利用了一些良好的詩的句語；而在分章上，不像六月流火之煩多，顯然更是值得

寶貴的事體。（雖然，這是因爲他接受了在東京方面的朋友的意見。）

至於詩中認識解剖的正確，更是不消解說。

說到這裏我便想不再浪費筆墨，因爲我說過這一本詩集值得出版自然意思也就是：值得介紹於讀者之君之前。然而，我却也要代作者來一個要求，那就是大家不要忘了記給他來一個忠實的嚴格的批評與指示，他最需要大家意見，由於大衆能與他以真正的批判，他的東西才有真實的藝術生命，也唯其如是，他才便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蒲風，一九三六，九，十三，于福州

目次

序.....	蒲風
(一) 機房。工作。綢緞。.....	一
(二) 停工。波動。減工。.....	一〇
(三) 心聲。(大衆合唱詩).....	二四
(四) 浪潮。報告。訓話。.....	三六
(五) 憤激。(大衆合唱詩).....	四七
(六) 請願。佈告。幹。(大衆合唱詩)咆哮了。.....	六二
(七) 爭鬥。威權倒了。尾聲。.....	六六
後記.....	
封面.....	洪葉
插畫.....	猛克

幾千百只發狂的機器，

帶動了幾千百雙手，

每一雙眼睛，

看顧着大小輪子在轉動，

看顧着每一只梭子在輸送。

喧囂的機房，

馬達帶動木架上的提軸，

提軸上的輪子拖走了一排一排的機械。

從早晨到傍晚，

工人的手和眼好似縛在機械上。

監工走過定有巨聲超過那喧囂，

「媽特皮這事總歸做不了，

肚裏還沒有吃飽，

身上穿的藍布衫，

穿綢緞人在安閒，

媽特皮！老子千辛萬苦在幹，

.....。』

夜工直開到明天——

頹萎的身子疲乏的眼。

雖然周定禮是個少壯呀！

進廠沒有半個月，

如今——

已同勞病瘦鬼的一般。

織綢的機器好似猛虎蹲伏在你的周邊。

一個不留神

虎口就會噬上了你的頹萎疲乏的臉，

那怕你們是一個一個的心腔裏的憤火早已飽滿。

工作

勞工神聖；

（這是大人先生們的閒談吧！）

不，這也就是他們的恩惠！

你看那一般人——

早晨餓着肚子走進，

但，「歇午工十二點正」業已注定。

忍耐住自己的飢餓，

還得把家裏的米食在擔心。

妻的囑！兒的哭！

幕幕的慘景在迴縈。

吸血兒的蠶食下——

身子已收皮包骨頭了。

冬天了；

工人們的手足凍得開了深深的裂痕，

（拿也艱辛，

行也艱辛。）

可是工作是你的本份，

痛死也不能半刻離開機邊。

夏天的生活更加不行，

一間龐大的工場，

沒有窗，

沒有筒，

白天也開着燈亮，

悶熱中若中了暑，
休想活在人世上。

轉輾的車輪輾轢不停，

一不留神，

碾破了衣，

或咬傷了你的脚和手，

唉！從此拖着殘廢的身軀！

殘廢了呀！

五十塊錢請你滾出廠去，

這是先前合同上業已注定的！

注定的！

但你們不能夠說半句，

死活不是你們該管的事體。

你們只好自認悔氣！

悔氣！

綢緞

誰人還不知道呢？

白的綢！花的緞！

正正出自勞苦的血汗。

誰人還不知道呢？

爲了麵包出賣了心血，生命，

日日夜夜製造出了白的綢！

花的緞！

我告訴你：

這是當初的痛心事，

我們織下一疋一疋的綢緞交往裏面，

只要被查出染上有一點機油，

生生地就罰去你一塊錢，

鐵的教訓下，不容許半點情面。

誰人還不知道呢？

白的綢！

花的綴！

正足出自勞苦的血和汗。

(一一)

停工

靜寂！靜寂！靜寂！

是什麼一會事呢？

似青天裏來了霹靂，

這霹靂打進工友們的心裏，

焦急地說不出半句，

「媽的皮」的罵聲！

這時也已逃去，

啊啊！不分晝夜喧器着的工場，

忽然寂靜起來了。